

下卷：单位>一地鸡毛>新闻>官场>官人

劉震雲

自 选 集

《一地鸡毛》入选20世纪世界百部文学经典

2
4

下卷

44.572
LZY7.4
V.2

劉震雲

自 選 集



文藝藝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震云自选集/刘震云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1.9

ISBN 7-5039-2072-6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974 号

刘震云自选集

著 者 刘震云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封面设计 KING/QUEEN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2.25 插页 4

字 数 42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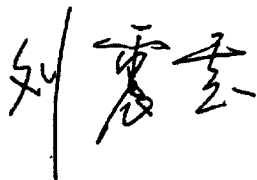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7-5039-2072-6/I·909

定 价 32.00 元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序
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通过这次结集，我又重新阅读了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。短短的时间虽然有些模糊，但我已经从模糊的镜面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当时你是那么憨厚、忧愤、软弱和无言，当然你也是那么激情和青春。为此，我对你有些羡慕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'刘' (Liu) and '迅' (Xun) in a stylized, cursive script. The signature is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a vertical line.

2001年7月31日

目 录

单 位	(1)
一地鸡毛	(71)
新 闻	(129)
官 场	(207)
官 人	(275)

单

位

“五一”节到了，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。分梨时，办公楼门前设了个磅秤，杂草弄了一地。男老何跟男小林将分得的一筐梨抬到办公室，大家开始找盛梨的家伙。有翻抽屉找网兜的，有找破纸袋的，有占字纸篓的。女小彭干脆占住了盛梨的草筐，说到家还可以盛蜂窝煤。接着大家又派小林去借杆秤和秤盘，回来进行第二次分配。女老乔这天去医院看医生（据女小彭讲是子宫出了毛病，大家不好问候她），回来得晚些。进门见大家占完字纸篓和草筐等，心上有些不高兴，便径直去翻梨筐。揭开盖子一看，便大声急呼：

“噢，你们怎么弄了筐烂的！”

大家停止找家伙，都探过脑袋来看梨。果然，梨是烂的。有的烂了三分之一，有的烂了三分之二，最好的也有铜钱大一样的疮斑。大家开始埋怨老何和小林大家信任你们让你们去分梨，你们怎么弄回来一筐烂的？副处长老孙支使老何：“老何，

到别的办公室看看，看看人家的梨怎么样！”

老何一边跟大家解释分梨情况，说总务处规定分梨不准挑拣，挨上哪筐是哪筐，一边跑到外办公室去看。看了一阵回来，松了一口气说：

“别的办公室也是烂的。一处是烂的，二处是烂的，七处也是烂的！”

大家又开始埋怨单位：“好不容易过‘五一’节，拉了一车梨，谁知全是烂的！”

小林这时带回来杆秤，准备分梨。大家说：

“别称了别称了，反正是烂梨，扒堆儿算了！”

小林放下秤，开始扒堆。扒完堆儿，捋着手上的烂酱，让大家挑梨。这次分梨不像往常，往常个儿大个儿小，有个挑头，现在大的大烂，小的小烂，大家都不挑了，哪堆离谁的办公桌近，哪堆就是谁的。大家得了梨，都开始赶紧用刀子剝梨，捡最烂的剝剝吃。全办公室一片吃梨声，不像往常舍不得吃。全屋就老何不剝，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吃。大家说：

“老何，算了，烂的地方不能吃，得痛！”

老何也不好意思，说：“烂的地方也能吃，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！”

大家知道老何家庭负担重，工资不高，老婆的爷爷奶奶都在他家住着，不再说他，让他吃。

吃着梨，女老乔出去转了一圈。回来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说梨之所以是烂梨，是因为拉梨的卡车在路上坏了（这车梨从张家口拉来），一坏两天，烂了梨。坏车的原因，是因为上次单位分房，司机班班长男老雕想要一个三居大间，单位分给他一个三居小间。大家将怒气又对准了老雕：

“这老雕太不像话，因为个人恩怨，让大家吃烂梨！”到了下午，班车快开了，大家都在用旧报纸收拾烂梨，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，说车上也有几筐不烂的梨，总务处将它们留下，下班之前分给了几个局领导；大家已息下的怒气又升起：

“娘的，拉了一车烂梨不说，让大家吃烂梨，他们吃好梨！”副处长老孙说：“班车快开了，大家不要听信谣言，一车梨，要烂都会烂，水果传染，这是普通常识，他们怎么会有好梨分？”

话音没落，单位的公务员小于提了一网兜好梨进来，说是分给男老张的。今天老张没来上班，让找人给他送到家——老张原是这办公室的处长，最近刚刚提升副局长。大家又对老孙说：

“看看，看看，领导不分了好梨！老张刚提副局长，就分了好梨！”

老孙不再说话，低头整理自己的烂梨，最后又说，

“别议论了，看谁家离老张近，把梨给他捎回去！”

这办公室女小彭跟老张住一个宿舍楼，一个五门，个六门，她捎最合适。但女老乔还记着女小彭占草筐的事，这时说了一句：“小彭，你提着烂梨，给人家捎好梨，这事可是孙子干的！”女小彭原来就跟老张不对劲儿，老张在这办公室当处长时，为写一份材料，说过她“思路混乱”，相互拍过桌子；现在老张虽然升了副局长，但女小彭这人脑子容易发热，发热以后不计后果，这时被女老乔一说（她与女老乔也不大对付），一边瞪了女老乔一眼，一边将已经提起的梨扔到墙角：“是孙子不是孙子，不在捎梨不捎梨！”

大家提着烂梨都走了，留下一兜好梨在办公室。老孙最后

一个走，锁办公室。他平日也与老张有些面和心不和，看着墙角那兜好梨，没有说话，“吧啜”一声将门锁上了。

2

第二天八点，副局长老张准时到了办公室。老张虽然提了副局长，但桌子暂时还没搬，留在处里。本来按规定他现在上班可以车接了，但他仍骑着自行车。家住崇文区，上班在朝阳区，路上得一个多小时。老张长了个猪脖子，多肉，骑一路车，脖子汗涔涔的。但他转动着脖子说：

“也不见得多累！”

或者说：

“骑车锻炼身体！”

老张进了门，一眼发现办公桌桌腿下蹲了一兜梨，高兴地说：

“噢，不错，分梨了，梨不错嘛！”

这时大家都已陆续进来，纷纷说：

“老张，快别说梨，大家分的全是烂梨，就你们几个局长是好梨！”

女老乔说：“那梨提回家只能熬梨水儿！”

老张吃了一惊：“噢，是这样？这样做多不合适！”

接着将那兜好梨提上办公桌：“吃梨吃梨！我家老婆单位也分梨，这梨就不提回家了！”

大家便上去吃老张的梨，一边吃一边又说起昨天的事。副

处长老孙没去吃梨，在那里抽烟，说清早不宜吃凉东西，弄不好怕拉肚子。女小彭也没吃；将羊皮女式包重重地摔在桌子上，一个人咕嘟着嘴在生气。她清早坐班车听到这样一个信息，有人将她昨天不给老张带梨的情况作了宣传，成了今天早上一个小新闻。这事迟早会传到老张耳朵里。传到老张耳朵里女小彭倒不怕，只是恨办公室又出了内奸，出卖同志。她怀疑这事是女老乔或副处长老孙干的。

吃完梨，小林收拾梨皮，老孙敲敲杯子，说要传达中央文件。接着从“各省市自治区，各大军区”念起来。他念完一页，传给老何；老何念完一页，传给老乔；女老乔念完一页，传给小林……传达文件分着念，是老张在这当处长时发明的主意。因以前老张念文件时，大家剪指甲的剪指甲，打毛衣的打毛衣，老张很生气，最后想出这个办法，让大家集中精力。后来老张仍嫌不过瘾，又说念文件可以不用普通话，用家乡口音念，大家天南地北凑到一起工作，用各地口音念文件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老张现在升任副局长，已经不算这办公室的人，可以不念文件，于是捂着保温杯在那里听。文件传达到三分之二，来了两个总务处的人，说老张的局长办公室已经收拾好，来帮老张搬桌子。老张问：

“不是说下礼拜搬吗？”

两个总务处的说：“已经收拾好了，局长说还是请老张搬下去，有事情好商量。”

老张说：“好，好，现在正传达文件，等文件传达完。”两个总务处的就在门口站着，等传达文件。

文件终于念完，大家都站起来帮老张搬桌子，纷纷说：“老张升官，也不请客！”

老张笑着说：“不是请大家吃梨了嘛！”

大家说：“吃梨不算，吃梨不算，得去芙蓉宾馆！”

说着，搬桌子的搬桌子，搬纸筐的搬纸筐，搬抽屉的搬抽屉，一团忙乱。全屋就女小彭仍咕嘟着嘴在那里生气，不帮老张搬。刚才轮到她念文件，她说“嘴烂了”，推了过去。她还在生今天早上的气。

大家把老张送到二楼，发现原来抬下去的桌子已经作废了，因为老张的新屋子已经和其他局长副局长一样，换成了大桌子，上面覆盖着整块的玻璃板，干干净净的玻璃板上，蹲着一个程控电话。屋里还有几盆花树，两个单人沙发、一个长大沙发，都铺着新沙发巾。干净的屋子，有原来整个处的办公室那么大。

“老张鸟枪换炮了！”

老张笑着说：“以后得一个人呆着了，其实不如跟大家呆在一起有气氛！”

总务处的两个人请示老张：“老张，这旧桌子没用了，我们入库吧！”

老张让他们一人一支烟：“辛苦辛苦，入库入库。”接着又给大家一人让了一支烟。

大家抽着烟回到原来的办公室，发现老张桌子搬走，剩下一块空嘴似的空地。灰尘铺出一个桌印子。小林就去打扫。这时大家才发现，老张真的升了副局长，留下一块空地。接着又想这空地该由谁填补呢？大家自然想到老孙，又开老孙的玩笑。

“老孙，老张一走，你的桌子该搬到这里了。”

老孙抽着烟谦虚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女老乔是个老同志，平时颇看不起老孙，就说：“老孙装什么孙子！看到那说话的样子，心里肯定有底！”

老孙说：“我心里有什么底！”

大家开完老孙玩笑，又想起老孙如果一升正处长，谁来接替老孙呢？接着开始各人考虑各人，玩笑无法再开下去。接着便又想起老张，探讨老张为什么能升上去。有的说是因为老张有魄力，有的说是因为老张平时和蔼，还有的说是看工作能力，这时女小彭发了言：

“狗屁，元旦我看他给局长送了两条鱼！”

又有人发生分歧，说老张靠的不是局长，是某副局长，又有人说他靠的不是局长，也不是副局长，是和部里某位领导有关系……正说着，老张推门进来，来拿落下的一双在办公室换用的拖鞋。大家忙收住话题，但估计老张已经听到了，脸上都有些尴尬。不过老张没有介意，拿着鞋还开玩笑，指着刚才没搬桌子的女小彭说：

“小彭，窗台上这两盆花，我一走，就交给你了，以后每天下班时倒些剩茶叶水！”

大家神情转了过来，都说：

“倒茶叶水，倒茶叶水！”

老张拿着拖鞋走后，大家说：

“可能他没听见！”

女小彭说：“听见又怎么样！”

这边仍在议论，那边老张提着拖鞋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。他听见了。听见了大家议论他怎么升的副局长。不过他没有生气，这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如果别人升副局长，他会不议论吗？将心比心，他原谅了大家。毕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。不过等老

张换上拖鞋，关上门一个人靠到沙发上时，又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：

“这些乌龟王八蛋，瞎议论什么！你们懂个鸡巴啥！爷这次升官，硬是谁也没靠，靠的是运气！”

老张心里清楚，本来这次升官没有他。自一个副局长得癌症死后，一年多以来，副局长一直闪着一个空缺。据老张所知，局长倾向提一处处长老秦，部里某副部长主张提七处处长老关。拉锯一年，部里部长生了气，说一年下来，你们这个提这个，那个提那个，还有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？我偏不提这两个，偏提一个你们都不提名的！选来选去，选到了老张头上。老张把这次升任总结为“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”，是机会，是运气。局长、副部长分别找他谈话，又都说是自己极力推荐了他，以为老张蒙在鼓里。老张表面点头应承，心里说：“去你们娘的蛋，以为老子是傻子，老子谁的情都不承，承党的！”今天早上上班，碰到一处处长老秦，七处处长老关，说话都酸溜溜的。老张表面打哈哈，心里却说：“酸也他妈的白酸，反正这办公室老子坐上了！以后你们还得他妈的小心点，老子也在局委会上有一票了！”

老张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背着手在屋里走动，开始打量屋子。屋子宽敞、明亮、干净、安静。照老张的脾气，本来就喜欢一个人呆着，不愿跟许多人一个办公室，没想到奋斗到五十岁，才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，心里又一阵辛酸。年龄不饶人啊。又想到老秦老关仍在大房间呆着，又有些满足，都不容易。本来自己也没妄想当副局长，退二线的鱼肉都买好了，没想到一下又让当副局长。既然让当，就当他几年。吃过中午饭，老张躺到长沙发上，盖一件上衣，很快就入睡了。这在大

办公室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里睡没大沙发不说，刷饭盆的刷饭盆，打毛衣的打毛衣，女小彭的高跟皮鞋走来走去，哪里睡得着啊！

老张睡到半截，猛然惊醒。他突然想起，自己还不会用程控电话呢！他忙跑到桌子前，看新电话的说明书，按着说明书的规定，一个一个按电话的号码键，分别试着给妻子、女儿单位打了两个电话，告诉她们自己的电话号码变了，以后别打错了。又吩咐老婆今天回家时买一只烧鸡。

3

四月三十日，单位会餐。总务处发给每人一张餐券。中午每人凭餐券可以到食堂免费挑两样菜，领一只皮蛋，一瓶啤酒。按往常惯例，这顿饭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吃。大家将菜分开挑，然后集中到一起，再将皮蛋啤酒集中到一起，将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，大家共同吃。再用卖办公室废旧报纸的钱，到街上买一包花生米，摊在桌子中心。所以一过十点半，大家都开始找盆找碗，腾桌子，十分热闹。连往常工作上有矛盾的，这时也十分亲热，可以相互支使，你去买馒头，你去涮杯子等等。

到了十一点，大家准备集中盆碗，到食堂去挑菜，抢站排队。这时老何提着自己的碗盆来到老孙面前：

“老孙，我家里蜂窝煤没了，得赶紧赶回去拉煤。”大家听了有些扫兴，都知道老何是心疼他那两份菜，一只皮蛋，一瓶

啤酒，不愿跟大家一起吃，想拿回去与家人同享，孝敬一下他老婆的爷爷奶奶。老何怕老婆，大家是知道的。据说他兜里从来没超过五毛钱，也不抽烟。

女小彭说：“老何，算了，划不着为了两份菜去挤公共汽车！”

女老乔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老何不在这吃，我们也不在这吃，这餐别聚了！”

老何急得脸一赤一白的：“真是蜂窝煤没有了嘛！”

老孙摆摆手：“算了老何，在这吃吧，蜂窝煤下午再拉。停会儿我找你还有事，咱们到下边通通气。”

老孙说要“通气”，老何就不好说要走了，只好边把饭盆扔下，边说：

“真是没有了蜂窝煤！”

接着，在别人集中碗盆到食堂去排队时，老孙拉着老何，到楼下铁栅栏外去“通气”。所谓“通气”，是单位的一个专用名词，即两个人在一起谈心，身边没有第三个人。办公室的人常常相互“通气”。有时相互通一阵气；回到办公室，还装着没有“通气”，相互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

“我们到下边买东西去了！”

不过老孙“通气”不背人，都是公开化，说要找谁“通气”。

铁栅栏外，老孙与老何在那里走，“通气”。走到头，再回来，然后再往回走。老孙穿一套铁青色西服，低矮，腆个肚子；老何瘦高，穿一件破中山装，皱皱巴巴，脸上没油水，鼻子上架一副已经发黄的塑料架眼镜。二十年前，老何与老孙是一块到单位来的，两人还同住过一间集体宿舍。后来老孙混得